

慈禧纪实丛书

徐彻 王树卿◎主编

慈禧太后经历的晚清社会
几乎相当于整个中国近代史



慈禧 演义

四

一生将三个男人推上
皇位登基称帝的女人

蔡东藩◎著

她是一个嗜权如命，不是皇帝权篡皇帝的无冕女皇；她是一个一生将三个男人推上皇位登基称帝的女人；她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，把中国推向水深火热的铁腕女人。她就是清官太后慈禧。

辽海出版社



◇ 慈禧纪实丛书 ◇

徐 彻 王树卿 主编

慈禧演义

蔡东藩 著

④

辽海出版社



第三十一回

定北京全权议款 寓西安下诏回銮

却说各国联军因中国不允所请，仍遣兵西进，陷了保定，直攻宣化。宣化知府惶急万分。亏得总兵何永鳌，保荐了一个塞上福星、朔方生佛，才得和平就绪。这人非别，乃是道员赵敦和。敦和前在江南，办理洋务，信孚中外。是时适在北方，即由何总兵禀请察哈尔都统，星夜檄调。逮敦和至，单骑驰敌军，请将城池保全，勿纵兵队扰害。往返商酌，洋兵素慕赵名，当即允议退兵。嗣敦和奉旨总办察哈尔张家口洋务局，招练警察，保护商旅。人民大悦，因此推为塞上福星、朔方生佛。老佛不及小佛。

联军拟转攻他处，适又接到行在电谕，重惩罪魁：载漪革职，载勋、溥静、载滢同交宗人府圈禁；



载濂革爵；载澜、英年降调；赵舒翘革职留任；毓贤充边；董福祥亦革职，回甘肃原籍。联军统帅瓦德西，以纵容拳匪诸臣无一正法，仍然未允。庆、李两全权大臣只得申奏行在，再请重惩首祸。一面运动了一位艳帜高张的尤物，令她暗中设法，转圜和议。

看官！你道这尤物是谁？乃是前出使大臣洪钧的笮（zà，音造）室，前名傅彩云，后号赛金花。闻名久矣。她原籍本隶姑苏，依着姊氏，悬牌沪渎。生小已是倾城，及笄，居然冠世。水上桃花为性格，湖中秋藕比聪明。翰林院修撰洪钧丁忧回乡，道出申江，作平康游，一睹芳容，爰同拱璧，遂出重金购为笮室。后来携至都下，适奉朝旨超擢侍郎，出使英国。一对比翼鸳鸯，竟尔双航欧海。到英后，居然充做公使夫人，一般的觐见英皇。英皇维多利亚是全球中著名女杰，瞧着她风流细腻，也惊为极艳，称她为东方美人，时令她出入英宫，视同腻友。曾并坐摄影作为纪念。欧洲各国得此照片，尝什袭珍藏。谁知归国以后，不二年洪侍郎病亡。赛金花不亚夏姬，洪殿撰偏逊巫臣。彩云寂寂寡欢，竟与她俊仆相奸，俨为夫妇。忽而升天，忽而入地。既而私蓄用尽，所欢亦殁，没奈何仍回沪上，再操卖



笑生涯，改名赛金花。苏人把她撵逐，又返津门，再改名曹梦兰。

会联军到来，她不及避难，正在惊惶的时候，谁料德帅瓦德西竟折柬相招。霎时间落溷（hùn，音混）名花，又做了西帅宠眷。既入京，德兵愤驻使被戕，将虐待京中官民，复仇泄恨。礼部尚书怀塔布、侍郎李昭炜、御史陈璧等，或被遣拉车，或被迫运尸，或被召担粪负石，稍一违慢，立施鞭挞。因此达官贵人多半摆酒接风，请出自己的妻妾，侍宴承欢，只恐那碧眼骄儿，动气惹恼。可奈西兵素性，于淫掠一层，到还少见，只戏弄华人，却无所不至。幸赛金花起了一片婆心，婉劝瓦帅代为请命。有时怀中娇语，有时枕畔私谈，任你威震全球、权倾八国的大元帅，到此也俯首听从，严申军禁，保护京民。都中人士统悬着顺民旗，盛称瓦帅威德，那里晓得他都是受教美人呢！西太后对之，应有愧色。瓦德西命把仪銮殿做了联军统帅府，所有内房，即做了统帅藏娇室。日间管着无数军士，驱叱熊罴，夜间拥着半老娇娘，颠倒鸾凤，到也非常忙碌。李伯爷闻这消息，遂与庆王奕劻商议，通内线与赛金花，教她暗里调停。赛金花颇具爱国心肠，尝乘间



怂恿瓦帅。瓦帅虽握着全权，究竟事关重大，须要七国统同应允，方好修和。他一面咨照庆、李两大臣，准即停战；一面与七国政府及驻京公使商酌，格外转圜（huán，音环）。两宫回銮这一件不妨少缓，只严惩罪魁一条，总要狠狠的办一下子，才有议和可言。于是庆、李两大臣申奏，西太后也顾不得什么，只得再行加重。谕：将载漪、载澜均发往新疆，永远监禁，载勋赐自尽；毓贤正法，英年、赵舒翘斩监候，刚毅追夺原官，徐桐、李秉衡撤消恤典，并一概革职。当由庆、李转致瓦德西。



瓦德西又集众会议。大众尚嫌从轻，李鸿章允再申请，惟先请示和议大纲。瓦德西照允。过了数日，方将和议约稿录出。内列十数款，由庆、李两大臣逐条研究。条条是不便遵行，无知彼直我曲，彼弱我强，彼众我寡，势难坚持到底，只得把最关利害的约文驳了回去。看官试想，此时的紫髯公那里还同你讲理！自然大言无忌，定要照原约施行。庆王资望本没有甚么，明知言不足重，竟把这副重担子推交与李伯爷。诸满员谓汉人不足恃，何故事到万难，仍要汉人办理？李伯爷委无可委，没奈何提起精神，与外人仔细交涉。谈论了好几月，听过若干讽刺，看过若干



脸面，才磋商定义和大纲十二章。节录如后：

一、德国公使被戕，由中国派亲王专使谢罪，并于被害处树立纪念碑。

二、肇祸诸人由各公使指出，严惩无贷。其戕虐各国人民之各城镇，停止文武考试五年。

三、日本书记被戕，中国须用优荣之典，致谢日本政府。

四、各国人民坟墓，有被污渎发掘之处，由中国建立碣碑。

五、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材料，公禁入口二年。

六、中国允赔偿各国公私损失，计四百五十兆银两，分三十九年偿清。年息四厘，如期当本息两清。

七、划使馆附近地界，驻兵保卫，界内不许华人杂居。

八、大沽炮台削平。

九、由京师至海道，择要屯驻西兵。

十、华民此后如有肇乱情事，立罪该地方长官，不得借端开脱。并张贴永禁军民仇外之谕。



十一、修改通商行船条约。

十二、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权。

大纲已定，即由两全权大臣飞奏行在。西太后不能不允。且见条约中没有关系自己明文，心中也放宽一半，遂下旨照允。可见前次要求归政的照会，明是捏造。并命两全权磋商详细节目。

庆、李接旨后，即答复瓦德西，约期撤兵。瓦德西也是乐从。



谁知仪銮殿犯了秽禁，触怒九庙神灵，居然请祝融氏税驾，于夜半逞着火威，哗哗剥剥的爆裂起来。那时这位瓦大帅方在温柔乡中，寻那高唐好梦，蓦然惊醒，已是浓烟满室，无户可钻。举目四瞧，只有一线窗隙尚是透光，他急不暇择，忙劈开窗门，转身挟住那娇娇滴滴的美人儿，一跃出窗，才得免祸。几乎杀身，险哉色也。只一座仪銮宝殿，已被祝融一炬，付作劫灰。

西太后闻这灾耗，越加叹息。且因外人索办罪魁，指名载漪、载澜、载勋、毓贤、英年、赵舒翘、启秀、徐承煜等人，定要一一正法，没奈何再降谕旨：载漪、载澜斩监候，加恩贷死，永戍新疆，不



复释回；载勋已赐自尽，赵舒翘、英年亦均赐死、毓贤正法；独启秀、徐承煜于联军入京时，已被日本军拘住，囚禁顺天府署，西太后命两全权大臣，索还二人，自正典刑。复昭雪徐用仪、许景澄、袁昶、立山、联元冤诬，开复原官。并命将五月二十四日以后，七月二十日以前。谕旨汇呈，将矫擅妄传各旨，提出消除。然后用光绪帝名义，下一悔过维新的诏旨道：

本年夏间拳匪构乱，开衅友邦，朕奉慈禧西巡，京师云扰。迭命庆亲王奕劻、大学士李鸿章，作为全权大臣，与各国议和，既有悔祸之极，宜颁自责之诏，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，不能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。此次拳教之祸，不知者咸疑国家纵庇匪徒，激成大变。殊不知五六月间，屡诏剿拳保教。而乱民悍族，迫人于无可如何，既苦禁谕之俱穷，复愤存亡之莫保。那个教你，弄到如此。迨至七月二十一日之变，朕与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，以上谢九庙之灵。乃当哀痛昏瞆（mào，音冒）之际，经王大臣等数人，勉强扶掖而出，于枪林炮雨





中，仓皇西狩。是慈躬惊险，宗社阽危。闾阖（huán huì，音环会）成墟，衣冠填壑，莫非拳匪所致。及此，始知为拳匪所致耶！朝廷其尚庇护耶？庇护久矣。夫拳匪之乱，与信拳匪者之作乱，均非无因而起。各国在中国传教，由来已久。民教争讼，地方官时有所偏，畏事者袒教虐民，沽名者庇民伤教。民教之怨，愈积愈深，拳匪乘机，浸成大衅。由平日办理不善，以致一朝猝发，不可遏抑。是则地方官之咎也。涑涑拳匪，既焚堂毁路，急派直隶练军弹压。乃练军所至，漫无纪律，戕虐良民。而拳匪专恃仇教之说，不扰乡里。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拳，拳势由此大炽，拳党亦愈聚愈多。此则将领之咎也。该匪妖言邪说，煽诱愚人。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，或迂谬无知，平时嫉外洋之强，而不知自量，惑于妖妄，诧为神奇。于是各邸习拳矣，各街市习拳矣。或资拳以粮，或赠拳以械，三数人倡之于上，千万人和之于下。朕与皇太后方力持严拿首要，解散胁从之议，特命刚毅前往谕禁，乃竟不能解散。而数万乱民，胆敢红巾露刃，充斥都城，焚掠教堂，围



攻使馆。非太后主使，安敢如此？我皇太后垂帘训政将四十年，朕躬仰承慈诲，夙昔睦邻保教，何等怀柔，而况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，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。即知如此，何必当初。当此之时，首祸诸人叫嚣隳突，匪党纷扰，患在肘腋。朕奉慈圣，既有法不及众之忧，浸成尾大不掉之势。兴言及此，流涕何追？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。都是他人不好。然当使馆被围之际，屡次谕令总理衙门大臣，前往禁止攻击，并至各馆会晤慰问。乃因枪炮互施，竟至无人敢往，纷纭扰攘，莫可究诘。设使火轰水灌，岂能一律保全？所以不致竟成巨祸者，实由朝廷极力维持。是以酒果冰瓜，联翩致送，无非朕躬仰体慈怀。惟我与国，应识此衷。今兹议约，不侵我主权，不割我土地，念列邦之见谅，疾愚蒙之无知，事后追思，惭愤交集。惟各国既定和局，自不致强人所难。着奕劻、李鸿章于订立约章时，婉商力辩，持以理而感以情。各大国信义为重，当视我力之所能及，以期其议之可行。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！当京师扰乱之时，曾谕令各疆臣固守封



圻，不令同时开衅。东南所以明订约章，极力保护者，悉由遵奉谕旨，不欲失和之意。故列邦商务，得以保全，而东南疆臣，亦借以自固。数语恐为东南疆臣所窃笑。惟各省平时，无不借自强为辞，究之临时张皇，一无可恃，又不悉朝廷事处两难，但执一偏之辞，责难君父。试思乘舆出走，风鹤惊心。昌平、宣化间，朕侍皇太后素衣将敝，豆粥难求，困苦饥寒，不如氓庶。不知为人臣者，亦尝念及忧辱之义否？总之臣民有罪，罪在朕躬。朕为此言，并非追既往之愆尤，实欲儆（jǐng，音井）将来之玩泄。近二十年来，每有一次衅端，必申一番告诫。卧薪尝胆，徒托空言；理财自强，几成习套。事过之后，徇情面如故，用私人如故，敷衍公事如故，欺饰朝廷如故。大小臣工，清夜自思，即无拳匪之变，我中国能自强耶？夫无事且难支持，今又构此奇变，益贫益弱，不待智者而知。尔诸臣受国厚恩，当于屯险之中，竭其忠贞之力，综核财赋。固宜亟偿洋款，仍当深恤民艰；保荐人才，不当专取才华，而当内观心术。其大要无过去私心、破积习两言。大臣不存私心，则用人必公，



破除积习，则办事着实。惟公与实，乃理财、治兵之根本，亦天心国脉之转机。（中略）朕与皇太后有厚望焉！将此通谕知之。

这谕从西安颁发，庄王载勋、刑部尚书赵舒翘，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，也都在西安自尽。毓贤已遣戍新疆，行抵甘肃，方接到正法的上谕，由按察使何福坤监视行刑。启秀、徐承煜，由庆、李两全权索还，同杀于北京菜市口。启秀临刑时，尚问是谁人命令？监斩官谓奉西安谕旨。启秀道：“这是太后旨意，不是洋人意思，我虽死无怨了。”只知有太后，不知有国家。死不足以蔽辜。

西太后默察时势，料知此后行政，不便拘泥旧制，于是再下谕变法。命京师设立督办政务处，派奕劻、李鸿章、荣禄、昆岗、王文韶、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，刘坤一、张之洞遥为参预。京内外一班官吏，又复鼓唇弄舌，摇笔成文，谈几条变法章程，草几篇变法奏牍。这是中国人惯技。西太后也施行几种，先命销毁各部署案卷，裁汰书吏；又飭各省清厘例行文籍，裁革胥吏差役；并令复开经济特科，暨整顿翰林院，课编检以上各官政治之学；



再寄谕出使大臣，访察游学生，咨送回华，听候考试录用。总算新政发硎（xíng，音刑）了。一面履行和议条约，授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，往德国谢罪；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，赴日本谢罪；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，班出六部上，即令庆王奕劻为总理，王文韶为会办大臣，瞿鸿禨（jī，音机）为尚书，并授为会办大臣。各国联军，见中国已如约施行，遂将条约十二款，附件十九则，一一签字。庆、李两全权，也随同画押。瓦德西即启程回国。因西例不能无端纳妾，只得把赛金花仍行撇下，怏怏而返。赛金花失了庇护，仍去做那老买卖。后来虐婢致死，被刑官批解回籍。这也不在话下。一场春梦。

且说西太后驻蹕西安，借了陕甘总督的行辕，作为行在。一切布置，略如北京仪式。饮食衣服，都由岑抚供奉。可奈诸事草创，室居湫隘，行宫正殿，老旧不用，旁殿召见人员。左首有一屋，为西太后起居所在。皇帝、皇后同居一小房，与太后卧室相通。西偏另有小房三间，居住大阿哥溥儀。李总管莲英住在太后所居的东偏，只有一间。西太后住了几月，常是闷闷不乐，想起颐和园情景，越加凄侧。那边是亭台殿阁，非常轩爽；这边是荒凉逼



窄，备极萧条，未免有情，谁能遣此。而且度支很是拮据，岑抚又主张从俭，不使滥费。西太后每日膳费二百金，较之在京时不过十分之一。西太后尝语岑抚道：“现在我们俭省多了。”岑抚对道：“圣母以俭德治天下，国用不难渐裕呢！”西太后不去驳他，只能得过且过。惟各省进贡物品及金银，西太后无不贮藏。又因南方所贡，多系燕窝鱼翅等物，大加叹赏。每日必选择数种，作为肴馔。鸡鸭鱼肉等又复减味。曾回忆豆粥麦饭时否？独光绪帝所食菜蔬，与路上也差不多。太后下谕，每饭只准六肴，不得过多。自己喜食牛乳，于行在附近豢牛六只，每月喂养费需二百金，陕西传为异事，西太后尚不如意。嗣岑抚窥破慈意，奏请移居抚署。其实两处房屋大略相似，西太后迁了过去，懊怅依然。何从得颐和园。

万寿期届，岑抚欲举行庆典，贝勒溥侗反对。略言国势危急至此，宗庙陵寝皆入洋兵手中，老佛何心更做万寿？满宗室中之佼佼者。西太后闻了此语，亦命停止祝典。幸山陕颇有名伶，有时令他演剧，聊遣愁怀。一日西太后正在听戏，忽闻座上有拍案声，怒骂声，不禁惊讶起来。急起视之，乃一肥胖少年，状类伧荒，戴一金边毡帽，内穿皮衣，



外罩红色军服，如护标的棒师相似，对着台上戏子大声呵叱，说他鼓板参差，腔调浮滑，似有不共戴天的仇愤。仔细一瞧，并非别人，乃是大阿哥溥儁。忙语李莲英道：“你去叫他过来。这个蠢儿越发不象了。”莲英宣召溥儁至西太后前，由西太后训斥一番，令他侍着，不得再离。戏毕，西太后入内，令李莲英鞭责溥儁甚至百下。溥儁哭个不住，反说出那不尴不尬的话语来，是何词耶？请看官自猜。气得西太后胸怀噎塞。李总管亦眉目奋张，随下令停闭戏园，又将酒馆、茶肆，亦封禁数家，免得大阿哥出去游荡。

转瞬间已是光绪二十七年，和议告成，庆、李两全权及各省疆吏，陆续请两宫回銮。西太后乃下谕：择于七月十九日由河南、直隶一带回京。嗣因天气尚热，不便登途，又展期一月，改为八月二十四日启蹕告归。惟西太后寓居陕西，已将一年，自思没甚恩意逮及陕民，似乎心中未快。可巧西安苦旱，西太后遂斋戒三日，特派大臣上太白山祷雨，恭代行礼。彼苍者天，竟默鉴西太后诚心，降了一日夜甘霖。天道果属有知也，是惠及陕民，非西太后所能幸致。随扈诸大臣，又是赍飏盛德，代作一篇御制申谢文，泐石山巅，把西太后徽号十六字全



镌碑首。后人有诗咏道：

大白参天灵气钟，云碑丽藻竖层峰。
差同玉简投龙壁，不似金轮咏石淙。

欲知两宫回銮情形，容待下回再表。

西太后以一时之私愤，不惜举社稷生灵付诸一掷，至于北京残破，城下乞盟。和约十二款，不必一一推究，即以赔款而论，计银四百五十余兆。加以三十九年之利息，不下千兆。试问此巨款为谁人所负担？殃民误国，竭我脂膏，尚欲以一纸虚文掩人耳目乎？清之亡，亡于西太后，即中国之弱，亦弱于西太后。端、刚诸人虽日首祸，微西太后之有心纵使，亦决不致此。至寓居西安，每日膳费二百金，犹云太俭；每月豢牛费亦二百金，尚嫌不足；长安祷雨，适得甘霖，乃即铺张扬厉，制文勒石，冠十六字徽号于碑首，谬以为至诚格天。吾谓荒妄至此，有益足令人齿冷者。一叶赫，叶赫！那拉，那拉！千载而下，犹有遗憾存焉。

